

第二章 南越国遗存的既往发现与研究

本章首先从墓葬形制、棺槨制度、随葬器物等方面对既往发现的南越国墓进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。在此基础上依江河流域将南越国遗存划分为若干自然地理单元,根据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整合、拆分,划分出南越国的考古学文化区。最后纵向讨论诸文化区内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化,横向讨论诸文化区之间的关系,以及岭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。这些研究有助于在宏观背景上更加全面、深入地认识合浦地区的南越国遗存。

第一节 南越国遗存的发现与研究

一、考古材料

初步统计,国内发表的南越国墓葬约 600 座,其中报告断代为西汉前期(南越国时期)者约 400 座,另有报告存疑但是通过研究能够判断为西汉前期者约 200 座。这些墓葬以广州、贺县、平乐等地分布最为集中,广东揭阳、乐昌、曲江、封开、广西贵县、武鸣、兴安、灵川等地也有发现。越南北部地区的南越国遗存主要分布在红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,以东山遗址、邵阳遗址和海防越溪遗址最具代表性。(图 3-1)

马坝摇松岭 M1 报告断代为西汉^[1],其 II 式罐、铁削等器物均与广州西汉前期墓一致,可判定为西汉前期。广州东郊罗岗 M4 报告据铜戈定为秦末,但是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均与西汉初年的 M3 相同^[2],年代亦当相近。平乐银山岭发掘 110 座“战国墓”,原报告不排除其中部分墓葬有进入秦或西汉初的可能^[3],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这批“战国墓”大多属于西汉早期^[4]。武鸣马头安等秧山 86 座土坑墓^[5]及独山岩洞葬^[6]的报告断代为战国,但有学者根据陶器和滇式铜器特征认为年代应在秦至西汉前期^[7],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^[8]。本章将上述材料一并讨论。

南越国遗址或含南越国遗存的遗址已经发现 10 余处,另外有一些零散出土遗物。本章研究主要以墓葬材料为基础,同时辅以遗址及零散出土遗物材料。

(一) 广东地区

发表南越国墓约 320 座。其中 20 世纪 50 年代在广州地区清理 182 座^[9],以广州华侨新村^[10]最为集中(两次清理 44 座)。60-70 年代的主要工作包括在广州三元里清理 11 座^[11]、广州淘金坑清理 22 座^[12],广州东郊罗岗^[13]、曲江^[14]等地也有发现。80 年代以来,较大规模的发掘主要有广州瑶台柳园岗 44 座^[15]、乐昌对面山 53 座^[16]、封开利羊墩 10 座^[17],此外在广州其他地点^[18]和粤东揭阳地区^[19]也有发现。80 年代以来发掘的南越国王侯级别大墓主要有:广州象岗南越王墓^[20],墓主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;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^[21],推测墓主为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;广州农林东路南越国“人”字顶木槨墓^[22],墓主为南越

王室成员。

南越国遗址主要有南越国官苑^[23]、广州秦汉造船场^[24]、五华狮雄山^[25]、徐闻五里镇^[26]、澄海龟山遗址^[27]、英德连江口^[28]、广州磨刀坑^[29]、揭东^[30]、揭西县赤岭埔^[31]计九处，此外信宜县丁堡公社西汉铜鼓^[32]等地区有零散遗物出土。

（二）广西地区

发表南越国墓约 280 座。20 世纪 50 年代在贵县地区集中清理了几批汉墓，但是以简报形式发表，具体情况不明。60-70 年代，在平乐银山岭发掘 110 座“战国墓”^[33]和 13 座西汉前期墓^[34]，在贺县河东高寨清理 5 座随葬品较丰富的西汉前期木椁墓^[35]；此阶段发掘清理了贵县罗泊湾两座王侯级别的大墓^[36]，其中二号汉墓出土“夫人”玉印和“家嗇夫印”封泥。80 年代至今，南越国墓葬发现地点包括贵县^[37]、灵川^[38]、兴安^[39]、武鸣、贺县等地，其中武鸣地区集中清理了近百座小型土坑墓^[40]，另有 1 座形制独特的岩洞墓^[41]；高等级墓葬包括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^[42]和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^[43]，后者出土玉质“左夫人印”。

广西地区较有把握判断定在南越国时期的城址主要有高寨古城、通济村古城、长利村古城和大浪古城^[44]等，另外有一些零散遗物的发现^[45]。

（三）越南北部地区

越南北部地区的考古材料散见于相关译著或研究著述中，如黎文兰等著《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》^[46]、侓宽司关于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^[47]等。其中《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》指出越南北部青铜时代的墓葬下限在公元前二世纪末，汉代墓葬年代上限在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，因此东山、绍阳、越溪等遗址的部分“青铜时代墓葬”应当纳入本章研究范畴。

二、研究综述

随着岭南地区考古材料的累积，学术界对南越国遗存的研究内容日益深化、全面，研究视角和手段也渐趋多样，相关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结合南越国遗存所进行的南越国历史研究，《南越国史》^[48]为其中的代表性著作。有学者从墓葬材料出发讨论南越国丧葬习俗^[49]及社会历史状^[50]，或结合考古材料探讨南越国社会性质^[51]、官僚政体^[52]及其内部关系^[53]，以及南越国在岭南地区开发上的历史地位^[54]等。

（二）以南越国遗存为基础进行的族属研究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研究。包括西瓯遗存的分析^[55]、西瓯与骆越遗存的辨别^[56]、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的探讨^[57]等，涉及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越、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^[58]、岭南地区秦汉时代汉文化的形成^[59]等领域。

（三）分析南越国遗存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因素，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综合性研究。例

如根据西汉初期随葬器物讨论岭南地区越文化的特点^[60]，根据城市聚落建筑、特色陶器和铜器、墓葬形制讨论广西汉代越文化的面貌特征^[61]，分析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和成因^[62]，探讨西汉南越王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^[63]等。

(四) 围绕南越国王侯贵族墓进行的专题研究，主要对象是贵县罗泊湾一、二号汉墓和广州象岗南越王墓，涉及墓主身份与族属^[64]、葬制葬具及人殉^[65]、印章或器物铭文考释^[66]、随葬器物专门研究^[67]，以及相关科技考古研究^[68]等。

(五) 就南越国器物进行的专题研究。例如广州汉墓西汉前期陶器文字的考释^[69]、南越国出土铁器^[70]和铜镜^[71]的考察、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的比较^[72]等。

(六) 关于南越国遗址的研究。例如南越国官苑遗址园林艺术及其价值的分析^[73]、广州秦汉造船场遗址性质的讨论^[74]、广东秦汉建筑遗址的综合考察^[75]、五华狮雄山长乐台遗址的探讨^[76]等。

南越国遗存研究属于岭南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组成部分，有些研究内容相互渗透结合，成果主要包括：

(一) 岭南汉墓的综合性研究。包括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^[77]、广西汉墓形制探讨^[78]、百越文化的传播交流^[79]、汉初越人墓葬的发展演变^[80]等。

(二) 丧葬制度、丧葬习俗研究。涉及“架棺”^[81]、腰坑^[82]、“外藏椁”^[83]、“柱洞”^[84]等。有学者就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进行比较研究^[85]，其他包括汉代厚葬习俗^[86]、百越葬俗^[87]等。

(三) 出土器物研究。包括西汉职官铭文^[88]、汉代仿铜陶礼器^[89]、汉代玻璃器^[90]、汉代灯具^[91]、陶俑灯座^[92]、汉代陶屋^[93]等。越式器物的研究对象包括越式鼎^[94]、铜提筒^[95]、“王”字铜器^[96]、陶匏壶^[97]等。日本学者林巴奈夫的《汉代の文物》^[98]和中国学者孙机的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^[99]两部综合性著作均涉及岭南地区汉代文物。

综上所述，有关南越国遗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重要成果，具有良好基础。但是综合性的研究相对薄弱，细致的考古学文化分区研究尤显必要。

- [1]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第6期。
- [2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东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62年第8期。
- [3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平乐银山岭战国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2期。
- [4] 黄展岳：《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6年第4期；李龙章：《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41页。
- [5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武鸣县文物管理所：《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6]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：《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7] 李龙章：《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72~273页。
- [8] 余静：《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》，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9年，第102页。
- [9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博物馆：《广州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[10] 麦英豪：《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58年第2期；麦英豪：《广州市华侨新村发现汉唐古墓十座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第5期。
- [11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州三元里马鹏岗西汉墓清理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62年第10期。
- [12]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：《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4年第1期。
- [13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东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62年第8期。
- [14]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第6期。
- [15] 黄森章：《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》，《穗港汉墓出土文物》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1983年。
- [16]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乐昌市博物馆、韶关市博物馆：《广东乐昌对面山东周秦汉墓》，《考古》2000年第6期。
- [17] 杨式挺、崔勇、邓增魁：《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》，《南方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
- [18]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汉墓发掘简报》，《广州文物考古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；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2004年第4期；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市先烈南路汉至晋南朝墓葬》，《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（一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；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发掘简报》，《华南考古》（2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[19] 魏峻：《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》，《揭阳考古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20]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：《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》，《考古》1984年第3期；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广东省博物馆：《西汉南越王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[21]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发掘简报》，《广州文物考古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[22]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“人”字顶木椁墓》，《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（一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23]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》，《广州文物考古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；广州市考古研究所、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：《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~1997年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0年第9期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：《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2002年第2期；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南越宫苑遗址——1995、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[24]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、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：《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》，《文物》1977年第4期；李灶新：《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第三次发掘》，《广州文物考古集——广州秦造船遗址本文专辑》，广州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[25]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广东省博物馆、五华县博物馆：《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》，《文物》1991年第11期；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东五华狮雄山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[26]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湛江市博物馆、徐闻县博物馆：《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》，《文物》2000

年第9期。

- [27]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澄海市博物馆、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》，《文物》2004年第2期。
- [28] 梁明燊：《广东连江口发现汉代遗址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第8期。
- [29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广州磨刀坑汉代遗址调查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第5期。
- [30] 魏峻：《揭东县先秦两汉遗址调查报告》，《揭阳考古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31] 魏峻：《揭西县赤岭埔遗址调查报告》，《揭阳考古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32] 林健超等：《信宜丁堡出土汉代铜鼓》，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4期，1981年。
- [33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平乐银山岭战国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2期。
- [34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平乐银山岭汉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4期。
- [35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贺县文化局：《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》，《文物资料丛刊》(4)，1981年。
- [36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9期；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》，《考古》1982年第4期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：《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[37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贵县北郊汉墓》，《考古》1985年第3期。
- [38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桂林市文物工作队、灵川县文物管理所：《灵川马山古墓群清理简报》，《广西考古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[39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兴安县博物馆：《兴安石马坪汉墓》，《广西考古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[40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武鸣县文物管理所：《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41]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：《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42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84年第1期。
- [43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》，《考古》1986年第3期。
- [44] 李珍、覃玉东：《广西汉代城址初探》，《广西博物馆文集》(第二辑)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；熊昭明：《广西的汉代城址与初步认识》，《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8；熊昭明：《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》，《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；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：《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2016年第8期。
- [45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广西近年来发现的四件铜鼓》，《考古》1980年第4期；梧州市博物馆：《广西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》，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；黄汉超：《广西藤县出土一批汉代文物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3期。
- [46] [越]黎文兰、范文耿、阮灵编著，梁志明译：《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》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，1982年。
- [47] [日]依宽司著，谢崇安译：《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——以越南北部清化省出土考古资料为中心》，《广西博物馆文集》(第六辑)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[48] 张荣芳、黄森章：《南越国史》(第二版)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[49] 黄森章：《南越国的丧葬习俗》，《广东文物》千年特刊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，2000年。
- [50] 吕烈丹：《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》，广州文化出版社，1990年；黄展岳、麦英豪：《从南越墓看南越国》，《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[51] 李安民：《汉初“南越国”社会性质试探》，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1986年第3期。
- [52] 萧亢达：《从南越国“景巷令印”、“南越中大夫”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》，《广东社会科学》1994年第5期。
- [53] 吴凌云：《“秦后”印戳和“苍梧”印戳——两件反映南越国内部关系的新物证》，《广东史志》1999年

第3期。

[54] 崔锐、付文军:《从考古发现看南越国在岭南地区开发方面的历史地位》,《南越国史迹探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。

[55] 蒋廷瑜:《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》,《考古》1980年第2期;蒋廷瑜:《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》,《百越民族史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2年。

[56] 蒋炳钊:《关于西瓯、骆越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1987年第4期;陈文:《也说西瓯与骆越》,《广西博物馆文集》(第六辑),广西人民出版社,2009年。

[57] 郑君雷:《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》,《四川文物》2006年第3期。

[58] 梁旭达:《论秦汉时期岭南越人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》,《贵州民族研究》1986年第1期;刘晓明:《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》,《东南文化》1999年第1期。

[59] 郑君雷:《俗化南夷——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》,《华夏考古》2008年第3期。

[60] 高志醴、黎晓云:《从岭南地区出土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物看岭南越文化的特点》,《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》,香港市政局出版,1993年。

[61] 蓝日勇:《汉代广西越文化特点简论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1993年第3期。

[62] 曲用心:《略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及成因》,《东南文化》2009年第4期。

[63] 麦英豪:《西汉南越王墓随葬遗物的诸文化因素》,《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》,香港市政局,1993年;邱丹丹:《广东西汉南越王墓内含的文化因素分析》,《东南考古研究》(第三辑),厦门大学出版社,2003年。

[64] 麦英豪:《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考》,《广州文博》1986年第1~2期;吴海贵:《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0年第3期;蓝日勇:《试论罗泊湾一号墓墓主身份及族属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1986年第2期;蒋廷瑜:《贵县罗泊湾汉墓墓主族属的再分析》,《学术论坛》1987年第1期。

[65] 张勋燎:《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“春塘”葬具和人殉问题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,1977年第4期;麦英豪、吕烈丹:《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、葬制、人殉诸问题刍议》,《开放时代》1984年第4期。

[66] 胡永东:《“文帝行玺”龙钮金印考》,《上饶师专学报》1995年第3期;蓝日勇、杨小青: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漆器铭文探析》,《江汉考古》1993年第3期。

[67] 李龙章:《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容器研究》,《考古》1996年第10期;郑超雄:《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漆画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文化异同论》,《广西博物馆建馆60周年论文集》,广西民族出版社,1994年;卢兆荫:《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8年第1期。

[68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:《西汉南越王“丝缕玉衣”的清理与复原》,《文物》1991年第4期;冯兆娟:《浅谈南越王墓出土铁器的修复及保护》,《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四次学术年会论文集》,科学出版社,2007年。

[69] 陈直:《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》,《学术研究》1964年第2期。

[70] 黄展岳:《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》,《考古》1996年第3期。

[71] 全洪:《南越国铜镜论述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8年第3期。

[72] 梁云、赵曼妮:《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之比较》,《南越国史迹探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。

[73] 李灶新:《广州西汉南越国宫苑园林艺术》,《广州文博论丛》第2辑,广州出版社,2005年;高大伟、岳升阳:《南越国宫苑遗址的文化价值研究》,《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。

[74] 曾骐:《说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》,《岭南考古论文集》(第1辑),岭南美术出版社,2001年;区家发:《“干栏建筑基础说”商榷——妄谈广州秦造船遗址的性质》,《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。

[75] 邱立诚:《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》,《东南文化》1993年第1期。

[76] 李雄坤:《五华狮雄山南越国长乐台遗址初探》,《广东文物》千年特刊,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,2000年。

- [77] 李龙章:《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》,《考古学报》2004年第3期。
- [78] 陈文:《广西汉墓形制初探》,《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8年。
- [79] 邱立诚:《百越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证据》,《华南考古2》,文物出版社,2008年。
- [80] 蓝日勇:《广西战国至汉初越人墓葬的发展与演变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1988年第1期。
- [81] 郑君雷:《岭南战国秦汉墓的“架棺”葬俗》,《考古》2012年第3期。
- [82] 谢日万:《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2001年第2期;洪德善:《岭南腰坑葬及其族属研究》,《四川文物》2010年第4期。
- [83] 谢广维:《广西汉代“外藏椁”初探》,《广西考古文集(第二辑)》,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- [84] 郑君雷:《岭南战国秦汉墓的“柱洞”》,《四川文物》2010年第4期。
- [85] 高崇文:《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葬制初探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4期。
- [86] 林强:《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2000年第2期。
- [87] 梅华全:《百越民族墓葬综述》,《百越史论集》,云南民族出版社,1989年。
- [88] 李光军:《两广出土西汉器物铭文官名考》,《文博》1987年第3期。
- [89] 朱海仁:《岭南汉墓仿铜陶礼器的考察》,《华南考古》(1),文物出版社,2004年。
- [90] 黄启善:《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》,《文物》1992年第9期;黄启善:《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3期;蒋廷瑜:《广西汉代玻璃器》,《收藏家》2000年第10期。
- [91] 熊昭明:《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》,《广西民族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
- [92] 刘文锁:《跋广州汉墓出土陶俑座灯》,《华南考古》(2),文物出版社,2008年。
- [93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:《广州出土汉代陶屋》,文物出版社,1958年;林强:《广西汉代陶屋初探》,《广西文物》1992年第3~4期。
- [94] 叶文宪:《越式鼎溯源》,《东南文化》1988年第6期。
- [95] 黄展岳:《铜提筒考略》,《考古》1989年第9期。
- [96] 傅聚良:《湖广地区出土的“王”字铜器》,《文物》2003年第1期。
- [97] 曾凡:《关于“陶匏壶”问题》,《考古》1990年第9期;梅华全:《论福建及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匏壶》,《考古》1989年第11期。
- [98] 林巳奈夫:《汉代の文物》,朋友书店,1996年。
- [99] 孙机: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,文物出版社,1991年。

第二节 南越国墓葬的类型学研究

南越国遗存以数百座南越王墓的材料最为系统丰富，本节对南越国墓的墓葬形制、棺槨制度和出土遗物进行类型学研究。

一、墓葬形制

根据墓葬构造方式和建构材料的不同，将南越国墓葬分为土坑墓、木槨墓（附“人”字顶大墓）石室墓、岩洞葬、瓮棺葬、船棺葬六类，再根据墓道、墓穴的形状与结构等方面进行型、式划分（图 1-1）。土坑墓和木槨墓是南越国墓的常见类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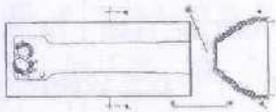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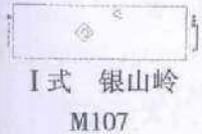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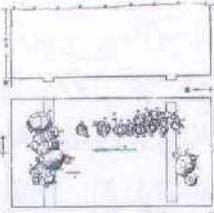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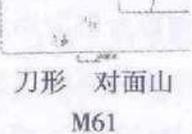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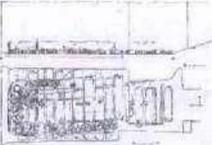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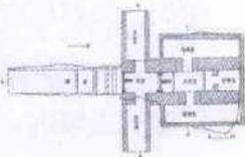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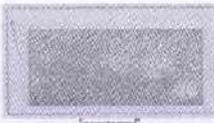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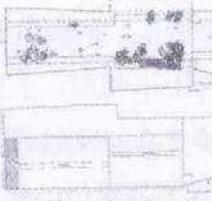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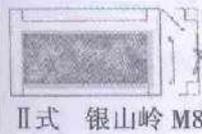
土坑墓		木槨墓		“人”字顶大墓
A 型		A 型	B 型	
 <p>广州汉墓 M1002</p>				 <p>广州农林东路 2003GDMM68</p>
B 型				
Ba 型	Bb 型			
 <p>I 式 银山岭 M107</p>	 <p>“凸”字形 对面山 M106</p>	 <p>Aa 型 广州汉墓 M1094</p>	 <p>I 式 广州汉墓 M1141</p>	石室墓
 <p>II 式 对面山 M150</p>	 <p>刀形 对面山 M61</p>		 <p>II 式 广州汉墓 M1172</p>	 <p>南越王墓</p>
C 型				
Ca 型	Cb 型			
 <p>I 式 银山岭 M55</p>	 <p>银山岭 M102</p>	 <p>Ab 型 平乐银山岭 M145</p>	 <p>III 式 广州汉墓 M1174</p>	岩洞葬
 <p>II 式 银山岭 M8</p>				 <p>武鸣独山岩洞葬</p>

图 1-1:南越国墓葬形制一览

1. 土坑墓

形制结构比较简单，规模较小，随葬品也较少。部分墓葬墓底设有腰坑或底铺小石。

根据墓穴坑壁结构分为三型：

A型：收底土坑墓。墓壁斜向内收，坑口宽度大于坑底。例如广州汉墓 M1002^[1]。

B型：直坑壁土坑墓。墓壁垂直，多数墓坑壁平整，坑口与坑底基本同宽。根据墓道的有无分为两个亚型：

Ba型：无墓道。根据墓坑长宽比分为两式。I式：长方形窄坑（长宽比大于2:1）。例如银山岭^[2] M107，规模小，长1.84米、宽0.56米。II式：长方形宽坑（长宽比约等于或小于2:1）。例如对面山 M150^[3]，长3.3米、宽1.7米。

Bb型：斜坡墓道。墓葬平面一般呈“凸”字形，墓道居中。例如对面山 M106。对面山 M61 平面呈“刀”形，墓道偏于一侧；银山岭 M110 墓道与墓室同宽，均较罕见。

C型：设二层台。墓坑四周或两侧带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，根据墓道的有无分为两个亚型：

Ca型：无墓道。根据墓坑长宽比分为两式。I式：长方形窄坑（长宽比大于2:1）。例如银山岭 M55，墓口长5.2米、宽2.2米，墓底四周有二层台。II式：长方形宽坑（长宽比约等于或小于2:1）。例如银山岭 M8，墓口长3.7米、宽约2米，两侧壁有夯土二层台。

Cb型：有墓道。仅见银山岭 M102 和 M126，墓道与墓室同宽，M102 三壁设二层台，M126 两侧壁设二层台。

2. 土坑竖穴木椁墓

土坑竖穴木椁墓一般规模较大，根据墓道的有无分为二型。

A型：无墓道。均为单室，部分墓葬墓底设腰坑或铺小石。根据二层台的有无分为两个亚型：

Aa型：无二层台。例如广州汉墓^[4] M1094，平面呈长方形，墓坑四壁垂直平整。

Ab型：设二层台。例如银山岭 M145，四壁有夯土二层台，宽度不等。

B型：有墓道。分单室和双室两种情况，均在墓室一端设墓道（多为斜坡式，少见阶梯状），少数墓（如广州汉墓 M1140、M1141、M1170）在墓底铺小石。根据墓坑的分室情况分三式。I式：单室墓，例如广州汉墓 M1141。II式：“凸”字形双室墓。前室窄后室宽，例如广州汉墓 M1172。III式：“横前室”双室墓。前室宽后室窄，例如广州汉墓 M1174 为例。

C型：“人”字顶木椁墓

仅见广州农林东路1座(2003GDMM68)^[5]。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残长15.86米、宽8.9米，由甬道和主室组成，主椁室顶板由南北两排枋木斜向相互支撑，构成人字形墓顶。该墓是继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、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墓之后，全国发现的第三座“人”字顶木椁墓，是百越地区最高等级墓葬的表现形式。

3. 石室墓

仅见南越王墓^[6] 1座。凿山为陵，墓室全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，墓道位于墓室南边。墓室分前、后两部分，共七室，前部为前室、东耳室、西耳室，后部为主室、东侧室、西侧室和后藏室，前室、主室各有石门封闭，墓顶由二十四块顶盖石铺设。该墓模仿的是汉代诸侯王墓的“凿山为藏”制度。

4. 岩洞葬

仅见武鸣独山 1 座^[7]。尸体放置在岩洞中自然形成的长方形岩穴内，覆盖一层薄土掩埋。武鸣地区稍早时期有邕马山岩洞葬^[8]发现，独山岩洞葬当是继承这种富于地方特色的葬俗。

5. 瓮棺葬

仅在越南北部地区有发现，由两件大陶釜相互扣合而成，用于安葬夭折儿童，东山遗址和邵阳遗址均有少量发现^[9]。

6. 船棺葬

由原木剥凿成槽而成，见于越南北部平原。据介绍材料^[10]，东山文化船棺葬已经发现 171 座，其中一部分为截取独木舟一段制作。根据我们对越溪 M2 年代的认识(西汉中晚期)，这些船棺葬中有一部分不属于南越国时期。

二、棺槨制度

南越国墓大多采用棺槨，有直接掩埋、有棺无槨和棺槨俱全几种情况，还有“架棺”、船形棺、“人”字顶槨等特殊葬俗，但是棺槨保留下来的很少。本节以棺槨保存较好的广州汉墓^[11]和贵县罗泊湾汉墓^[12]为基础，对棺槨制度作简要讨论。

1. 直接掩埋者基本上都是些规模小、随葬品少的小型墓，不使用木制或者其他材料的葬具，而是将尸体及少量随葬品直接填埋。例如广州汉墓 M1002，底部填土很干净，应该没有棺。武鸣独山岩洞葬^[13]的死者 and 随葬品均放在岩洞最里端一个自然形成的长方形岩穴内，没有木棺痕迹。

2. 有棺无槨的均为一些规模较小的土坑墓，直接将木棺填埋于土坑之中。棺具多已腐朽，能够辨认者均为长方形木棺。封开利羊墩 M19^[14]墓底有一处黑灰色方框，与填土有明显颜色分界，应是木棺腐朽留下的痕迹。

3. 有棺有槨的墓根据木槨形制分为二型。

A 型：井槨结构。一般为单室，且槨内不分箱。例如广州瑶台柳园岗^[15] M11。

B 型：封门结构。单室墓和双室墓均见，槨室也随之分为单槨室和前后双槨室两种情况，根据槨内结构分为三式。I 式：单室分箱。例如广州瑶台柳园岗 M31，槨室成长方体状，槨室前室用五根木柱封门，下有一条横木地伏；槨内南端用木板隔出头箱，木棺置于主箱内。II 式：双室且后槨室分箱。例如广州汉墓 M1172，木槨分为前后两室，前室残朽较甚，

后室两侧设边箱，木棺置于后室中间箱内。罗泊湾二号汉墓椁室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分为前后两室，后椁室又被分隔成棺室、头箱、足箱、东、西边箱五部分。Ⅲ式：双室且后椁室分层。例如广州汉墓 M1182，墓室分前后两室，前后椁室的木椁均腐朽严重，椁室分为上下两层，上层置两棺、下层放随葬品。

南越国墓的棺椁见有特殊越式葬俗，例如广州农林东路 M68 的“人”字顶木椁墓^[16]，广州汉墓 M1048 椁室上部承棺的木架结构，罗泊湾一号汉墓椁室底板下的七个各带一棺具的殉葬坑（其中三具方木棺、四具圆木棺）；广州汉墓 M1030 的木棺是在一整段大木中挖出，棺底齐平，棺口两头凿成弧形，形如独木舟。

三、出土陶器

南越国墓出土器物按照材质可以分为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玉石器、漆木器、金银器等类别，而以陶器为大宗。铜器数量也比较多，主要为剑、戈、矛、镞等青铜兵器，鼎、壶、盆等等铜容器相对较少，形制亦较为一致，而且时代演变特征不是很明显。保存完整的铁器寥寥无几，仅见一些残兵器。玉石器、漆木器和金银器数量较少，多数出土于大墓，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不强。因此本节的器物类型学研究主要针对陶器，种类主要有瓮、四耳瓮、罐、双耳罐、四耳罐、三足罐、四联罐、五联罐、甑、盒、小盒、三足盒、三足小盒、壶、匏壶、温壶、钫、提筒、杯、碗（钵）、盂、盆、甑、釜、鼎、纺轮等。出土数量较少的双联罐、三联罐、双耳盒、三足套盒、四联盒、八联盒、小甑、瓶、温酒尊、卮、勺、甗等陶器暂不划分型式。

1. 瓮（图 1-2），根据器口、颈部差别分为五型：

A 型：敞口卷沿，有短颈。分为三式。Ⅰ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25:3。Ⅱ式：腹部最大径接近腹中部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对面山 M150:9。Ⅲ式：腹部最大径位于腹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贺县金钟 M1:97。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逐渐下移，平底逐渐变大。

B 型：敞口卷沿，器身略显矮胖。分为二式。Ⅰ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罗泊湾 M2:96。Ⅱ式：腹部最大径位于腹的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50:1。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C 型：敞口，卷沿外翻，椭圆腹，小平底，器形高瘦，标本河东高寨 M79。

D 型：侈口。分为二式。Ⅰ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8:1。Ⅱ式：腹部最大径位于腹的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对面山 M75:1。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E 型：小直口，椭圆腹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8:33。

2. 四耳瓮（图 1-2），根据器口差别分为二型：

A 型：直口。分为三式。Ⅰ式：高领，圆肩略耸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贺县

河东高寨 M9:16。II 式：高领，圆肩，腹部最大径接近腹中部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83。
 III 式：矮领，溜肩，腹部最大径接近腹中部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4:1。演变趋势：高领→矮领，圆肩略耸→圆肩→溜肩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 B 型：敞口卷沿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26: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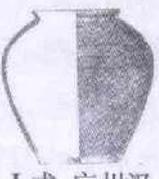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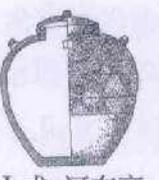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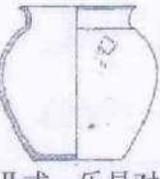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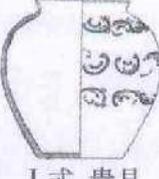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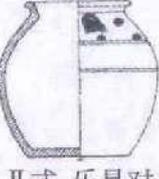
瓮					四耳瓮	
A 型	B 型	C 型	D 型	E 型	A 型	B 型
 I 式 广州汉墓 M1125:3		 河东高寨 M7:9	 I 式 广州汉墓 M1088:1	 广州汉墓 M1068:33	 I 式 河东高寨 M9:16	 平乐银山岭 M26:2
 II 式 乐昌对面山 M150:9	 I 式 贵县罗泊湾 M2:96		 II 式 乐昌对面山 M75:1	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80:83	
 III 式 贺县金钟 M1:97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50:1				 III 式 广州汉墓 M1084:1	

图 1-2:南越国墓出土陶瓮、四耳陶瓮 (比例尺不统一)

3. 罐 (图 1-3A), 根据器口差别分为三型:

A 型: 敞口。根据口沿差别分为两个亚型:

Aa 型: 卷沿。分为三式。I 式: 弧腹, 腹部最大径接近肩部, 口径大于底径, 小平底, 标本广州汉墓 M1078:7。II 式: 圆腹, 腹部最大径靠上, 口径稍大于底径, 平底较大, 标本南越王墓:F2。III 式: 圆腹, 腹部最大径居中, 口、底径相当, 大平底, 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24。演变趋势: 弧腹→圆腹, 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, 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略大于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, 平底逐渐变大。另有“敞口卷沿扁身罐”, 将其归入 Aa 型, 不分式, 标本广州汉墓 M1029:6。

Ab 型: 卷沿外翻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腹部最大径靠上, 口径大于底径, 小平底, 标本

广州汉墓 M1097:6。II 式：腹部最大径居中，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大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117:4。
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小平底→大平底。

B 型：侈口。根据器口差别和整体器形分为两个亚型：

Ba 型：侈口较大，器形矮胖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扁圆腹，腹部最大径略靠上，口径大于底径，小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H40。II 式：圆腹，腹部最大径接近腹中，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南越王墓：C111-2。演变趋势：扁圆腹→圆腹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Bb 型：侈口较小，器形高瘦，最大腹径靠上，平底（或微内凹），标本对面山 M73:1。

C 型：盘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口径大于底径，圆肩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标本对面山 M106:14。II 式：口径与底径相当，溜肩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标本对面山 M105:4。III 式：口径与底径相当，斜肩，腹部最大径居中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17:13。演变趋势：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圆肩→溜肩→斜肩，腹部最大径位置逐渐下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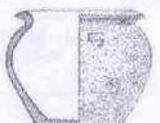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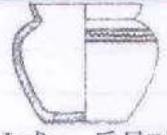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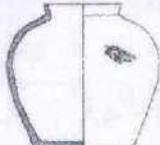
A 型罐		B 型罐		C 型罐
Aa 型	Ab 型	Ba 型	Bb 型	
 I 式 广州汉墓 M1078:7 广州汉墓 M1029:6	 I 式 广州汉墓 M1097:6			 I 式 乐昌对面山 M106:14
 II 南越王墓:F2 汉墓 M1173:24 III 广州	 II 式 平乐银山岭 M117:4	 I 式 南越王墓 :H40 II 式 南越王墓:C111-2	 乐昌对面山 M73:1	 II 式 乐昌对面山 M105:4 III 式 广州汉墓 M1117:13

图 1-3A:南越国墓出土陶罐 (比例尺不统一)

另有一些陶罐数量较少，暂不划分型式 (图 1-3B)。直口鼓腹带盖罐：直口，有短颈，扁圆腹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H4。小直口鼓腹罐：小直口，有短颈，扁腹鼓出，平底内凹，器体较小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4:50。敛口扁腹罐：敛口，无颈，腹扁圆，平底，标本淘金坑 M16:3。小直口深腹罐：小直口微敛，上腹圆鼓，腹较深，平底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45。广口扁身罐：广口，高领，扁圆腹，大平底，标本罗泊湾 M2:10。

直口鼓腹罐：直口，高领，圆鼓腹，小平底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62。敛口斜直腹罐：敛口，腹壁上部斜直，下部折收为小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62:2。敛口鼓腹带盖罐：敛口，上腹圆鼓，下腹斜收为小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66: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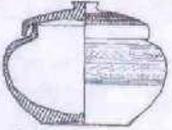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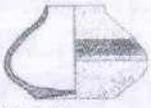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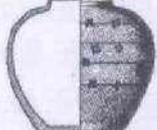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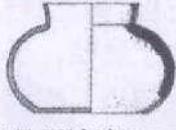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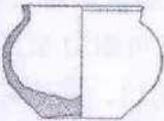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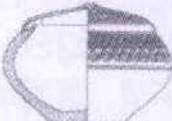
直口鼓腹带盖罐  南越王墓:H43	小直口鼓腹罐  广州汉墓 M1174:50	小直口深腹罐  贵县罗泊湾 M2:45	广口扁身罐  贵县罗泊湾 M2:10
直口鼓腹罐  贵县罗泊湾 M2:62	敛口斜直腹罐  武鸣安等秧 M62:2	敛口鼓腹带盖罐  武鸣安等秧 M66:5	敛口扁腹罐  淘金坑 M16:3

图 1-3B:南越国墓出土陶罐 (比例尺不统一)

4. 双耳罐 (图 1-4), 根据圈足有无分为两型:

A 型: 有圈足, 子口内敛, 带盖。根据整体器形差别分为三个亚型:

Aa 型: 有领, 有肩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扁圆腹鼓出, 矮圈足, 标本广州汉墓 M1182:21。

II 式: 直腹, 肩腹分界明显, 圈足较高且分节, 标本: 广州汉墓 M1177:64。演变趋势: 扁圆腹鼓出→直腹, 矮圈足→圈足较高且分节, Ab 型: 敛口, 无领, 无肩, 弧腹下垂, 标本罗泊湾 M2:62。Ac 型: 口微敛, 领较高, 肩腹分界明显, 下腹斜收, 标本河东高寨 M9:2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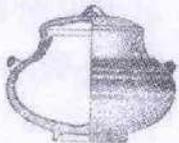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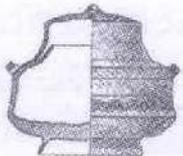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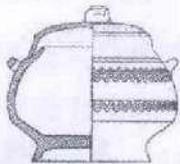
A 型双耳罐			
Aa 型		Ab 型	Ac 型
 I 式 广州汉墓 M1182:21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77:64	 贵县罗泊湾 M2:62	 贺县河东高寨 M9:27

图 1-4A:南越国墓出土 A 型陶双耳罐 (比例尺不统一)

B 型: 平底无圈足。根据器口及整体器形的不同分为六个亚型:

Ba 型: 敛口, 垂腹, 无盖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浅腹, 小平底, 标本南越王墓:C47。II 式: 深腹, 大平底, 标本广州汉墓 M1040:10。演变趋势: 浅腹→深腹, 小平底→大平底。Bb 型: 直口, 扁圆腹鼓出, 带盖, 器体较小, 标本广州汉墓 M1116:26。Bc 型直口, 椭圆

腹，腹较深，器形高大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16:9。Bd 型：敞口，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带盖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100。Be 型：敛口，长颈，折腹，小平底，标本河东高寨 M8:3。Bf 型：敛口直唇，上腹圆鼓，下腹斜收为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45: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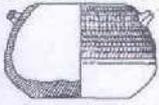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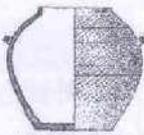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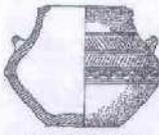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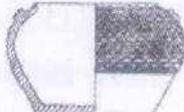
B 型双耳罐					
Ba 型	Bb 型	Bc 型	Bd 型	Be 型	Bf 型
 I 式 南越王墓:C47  II 式 广州汉墓 M1040:10	 广州汉墓 M1116:26	 广州淘金坑 M16:9	 广州汉墓 M1180:100	 河东高寨 M8:3	 武鸣安等秧 M45:8

图 1-4B: 南越国墓出土 B 型陶双耳罐 (比例尺不统一)

5. 四耳罐 (图 1-5), 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两型。

A 型: 敞口, 有短颈, 圆腹, 平底, 无盖, 标本广州汉墓 M1014:2。

B 型: 敛口, 溜肩, 扁圆腹, 平底, 带盖, 标本对面山 M74: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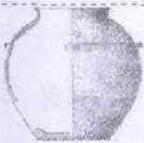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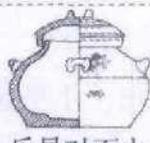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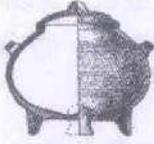
四耳罐		三足罐				
A 型	B 型	A 型	B 型	C 型	D 型	E 型
 广州汉墓 M1014:2	 乐昌对面山 M74:9	 I 式 广州汉墓 M1148:31  II 式 广州汉墓 M1068:4	 广州汉墓 M1144:1	 广州淘金坑 M16:1	 广州汉墓 M1150:28	 广州淘金坑 M25:12

图 1-5: 南越国墓出土陶四耳罐、陶三足罐 (比例尺不统一)

6. 三足罐 (图 1-5), 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五型:

A 型: 小直口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袋形腹, 圜底近平, 标本广州汉墓 M1148:31。II 式: 圆鼓腹, 小平底, 标本广州汉墓 M1068:4。演变趋势: 袋形腹→圆鼓腹, 圜底近平→小平底。
 B 型: 敛口, 斜直领较高, 扁圆腹, 标本广州汉墓 M1144:1。
 C 型: 小敛口, 折腹, 平底, 标本广州淘金坑 M16:1。
 D 型: 口微敛, 腹部斜直折收为平底, 标本广州汉墓 M1150:28。
 E 型: 直口, 矮领, 圆鼓腹, 平底, 标本广州淘金坑 M25:12。

7. 四联罐 (图 1-6), 根据足的有无分为两型:

A 型: 有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短直足 (或外撇足), 标本贺县河东高寨 M7:45。II 式: 卷曲足, 标本广州汉墓 M1157:2。演变趋势: 短直足→卷曲足。

B 型: 平底无足, 标本广州汉墓 M1165:1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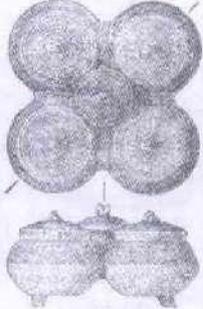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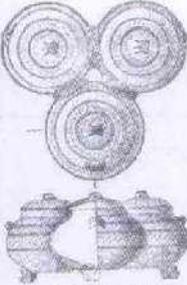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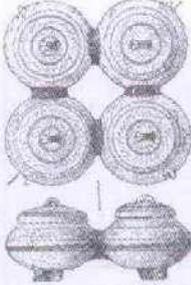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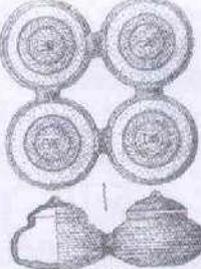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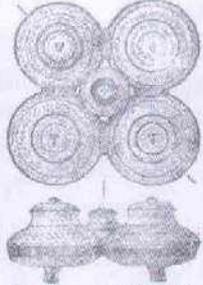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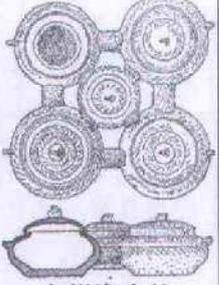
双联罐	三联罐	四联罐		五联罐	
		A 型	B 型	A 型	B 型
		 I 式 河东高寨 M7:45		 I 式 广州汉墓 M1095:2	
 广州汉墓 M1180:32	 广州汉墓 M1164:13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57:2	 广州汉墓 M1165:10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73:39	 广州淘金坑 M8:22

图 1-6: 南越国墓出土陶联罐 (比例尺不统一)

8. 五联罐 (图 1-6), 根据足的有无分为两型:

A 型, 有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短直足 (或外撇足), 标本广州汉墓 M1095:2。II 式:

卷曲型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39。演变趋势：短直足→卷曲足。

B 型：平底无足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8:22。

9. 甑（图 1-7），根据器底差别和整体器形分为三型：

A 型：平底无足。根据器口的不同和耳的有无分为五个亚型。

Aa 型：直口（或微敛），矮领，肩部有双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上腹外鼓突出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小平底，标本对面山 M11:11。II 式：上腹外鼓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5:2。III 式：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腹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5:5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外鼓→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位置逐渐下移，平底逐渐变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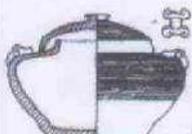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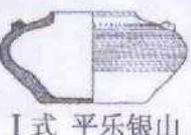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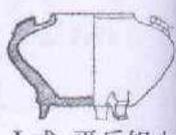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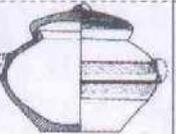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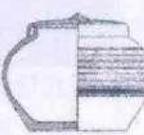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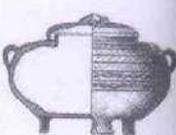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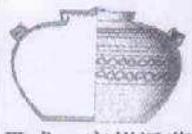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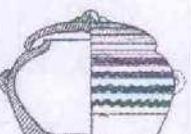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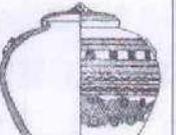
A 型甑					B 型甑	C 型甑
Aa 型	Ab 型	Ac 型	Ad 型	Ae 型		
 I 式 乐昌对面山 M11:11	 I 式 平乐银山岭 M115:8				 揭东面头岭 M26:1	
					 揭东面头岭 M15:8	 I 式 平乐银山岭 M3:13
 II 式 广州汉墓 M1065:2	 II 式 平乐银山岭 M108:13	 I 式 兴安石马坪 M22:14	 平乐银山岭 M74:1	 南越王墓:D8		 II 式 广州汉墓 M1009:1
 III 式 广州汉墓 M1085:5	 III 式 南越王墓:E37	 II 式 南越王墓:C42				

图 1-7: 南越国墓出土陶甑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Ab 型：敛口，肩部有双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上腹外鼓突出，肩很宽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115:8。II 式：上腹外鼓，肩较宽，平底较大，标本银山岭 M108:13。III 式：上腹圆鼓，肩较窄，大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E37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外鼓→上腹圆鼓，肩逐渐变窄，平底逐渐变大。

Ac 型：侈口，肩部有有双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上腹圆鼓突出，小平底，标本兴安石

马坪 M22:14。II 式：上腹圆鼓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南越王墓：C42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圆鼓，平底由小变大。Ad 型：敛口短直唇，无耳，上腹圆鼓，下腹斜收为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74:1。Ae 型：直口，矮领，腹圆鼓，带盖，无耳，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D8。
B 型：平底，敛口，无唇或侈唇，圆鼓腹，腹部最大径位于腹中部，标本面头岭 M26:1、面头岭 M15:8。

C 型：平底、三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上腹外鼓突出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3:13。II 式：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腹中部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09:1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10. 盒（图 1-8A），根据圈足的有无分为两型：

A 型：有圈足，子口内敛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缓收，腹较浅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40:3。II 式：腹近直，腹较深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17:9。III 式：直腹微内凹，深腹，高圈足，标本对面山 M121:4。演变趋势：弧腹缓收→腹近直→直腹微内凹，腹逐渐变深，矮圈足→高圈足。

B 型：平底无圈足。根据整体器分为两个亚型。Ba 型：敛口，鼓腹突出，无盖，标本银山岭 M71:10。Bb 型：敛口，斜直腹，圆弧盖，标本对面山 M106:1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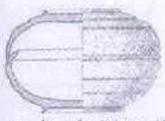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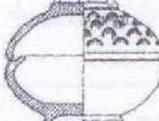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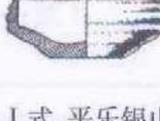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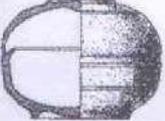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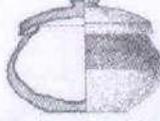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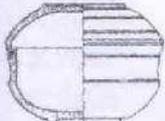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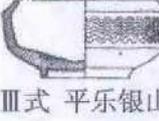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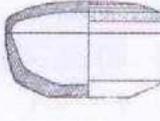
盒			小盒		
A 型	B 型		A 型	B 型	
	Ba 型	Bb 型		Ba 型	Bb 型
 I 式 广州汉墓 M1040:3	 平乐银山岭 M71:10	 乐昌对面山 M106:16	 I 式 乐昌对面山 M95:2	 I 式 平乐银山岭 M93:4	 I 式 平乐银山岭 M153:15
 II 式 广州淘金坑 M17:9		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74:49	 II 式 广州汉墓 M1077:13	
 III 式 乐昌对面山 M121:4			 III 式 平乐银山岭 M73:5	 III 式 广州汉墓 M1121:9	 II 式 贵县罗泊湾 M1:248

图 1-8A: 南越国墓出土陶盒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11. 小盒（图 1-8A），根据圈足的有无分为两型：

A 型：有圈足，敛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，腹较浅，矮圈足，标本对面山 M95:2。

II 式：弧腹，腹较深，圈足稍高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4:49。III 式：斜直腹，腹较深，圈足稍高，标本银山岭 M73:5。演变趋势：弧腹→斜直腹，腹渐深，圈足渐高。

B 型：平底无圈足。根据器腹差别分为两个亚型：

Ba 型：敛口，曲腹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鼓腹突出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93:4。II 式：鼓腹，平底稍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7:13。III 式：弧腹近直，平底稍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21:9。演变趋势：鼓腹突出→鼓腹→弧腹近直，平底渐大。

Bb 型：直口，直腹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直口微敛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153:15。II 式：直口或微外敞，平底较大，标本罗泊湾 M1:248。演变趋势：直口微敛→直口或微外敞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12. 三足盒（图 1-8B），根据足部形态分为二型：

A 型：短扁足，子口内敛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浅腹，圜底，足直立，标本广州黄花岗 M1:8。II 式：腹较深，圜底近平，足外撇，标本罗泊湾 M1:245。III 式：深腹，平底，足外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9:18。演变趋势：腹逐渐变深，圜底→圜底近平→平底，足直立→足外撇。

B 型：卷曲形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圜底，足端略卷，足直立，标本银山岭 M92:8 II 式：平底，足端卷曲较甚，足外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0:31。演变趋势：圜底→平底，足端略卷→足端卷曲较甚、足直立→足外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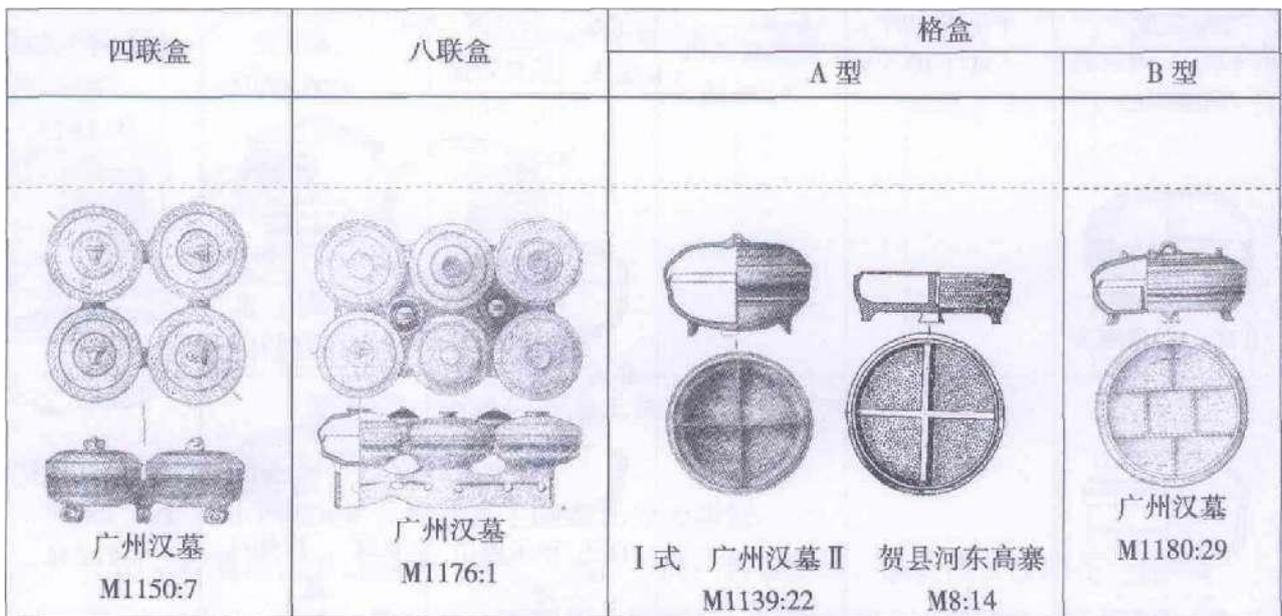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-8B:南越国墓出土陶盒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13. 三足小盒（图 1-8B），分为三式。I 式：无盖钮，足直立，标本银山岭 M108:4。II

式：捉手盖钮，足微向外撇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4:23。Ⅲ式：半环盖钮，足微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7:86。演变趋势：无盖钮→捉手盖钮→半环盖钮、足直立→足微向外撇→足微撇。

14. 格盒（图 1-8B），根据格的数量分为两型：

A 型：四格盒，下附三足。分为二式。Ⅰ式：圜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39:22。Ⅱ式：平底，标本河东高寨 M8:14。演变趋势：圜底→平底。

B 型：七格盒，平底，下附三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29。

15. 壶（图 1-9），根据底部差别分为三型：

A 型：底附圈足。根据器口差别分为三个亚型：

Aa 型：敛口。分为三式。Ⅰ式：粗短颈，圆腹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42:15。Ⅱ式：短颈较细，圆鼓腹，高圈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8:8。Ⅲ式：细长颈，圆鼓腹，高圈足且分节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34。演变趋势：粗短颈→短颈较细→细长颈，圆腹→圆鼓腹，矮圈足→高圈足→高圈足且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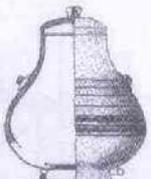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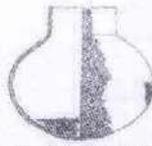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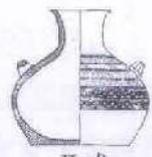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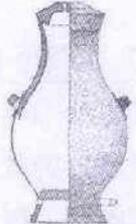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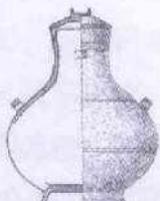
壶					钁
A 型			B 型	C 型	
Aa 型	Ab 型	Ac 型			
 I式 广州汉墓 M1142:15			 I式 广州汉墓 M1127:4	 I式 石马坪 M23:4	 I式 广州汉墓 M1076:9
 II式 广州汉墓 M1178:8	 广州汉墓 M1175:46	 广州汉墓 M1067:2	 II式 南越王墓:C45	 II式 石马坪 M11B:5	 II式 广州汉墓 M1176:2
 III式 广州汉墓 M1173:34			 III式 河东高寨 M8:12		

图 1-9:南越国墓出土的陶壶和陶钁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Ab 型：直口或口微外侈，圆鼓腹，圈足较高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5:46。

Ac 型：侈口较大，粗短颈，腹部有一对辅首衔环耳，圈足较高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7:2。

B 型：平底无足，敞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，束颈短粗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27:4。

II 式：圆鼓腹，束颈短粗，标本南越王墓：G45。III 式：圆鼓腹，颈细长，标本河东高寨 M8:127。

演变趋势：弧腹→圆鼓腹，束颈短粗→颈细长。

C 型：圆底，直颈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粗颈，尖圆底，标本石马坪 M23:4。II 式：颈较细，圆底近平，标本石马坪 M11B:5。演变趋势：粗颈→颈较细，尖圆底→圆底近平。

16. 钫（图 1-9），分为两式。I 式：器盖底平，方座足较矮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6:9。

II 式：器盖呈覆斗形、盖内有舌，方座足较高且分节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6:2。演变趋势：器盖底平→器盖呈覆斗形、盖内有舌，方座足较矮→方座足较高且分段。

17. 匏壶（图 1-10），根据足部差别分为三型：

A 型：圈足，敛口附小直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37。B 型：平底无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敛口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标本南越王墓：H45。II 式：敛口附小直唇，腹部最大径靠下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3:12。演变趋势：敛口→敛口附小直唇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。C 型：三短足，敛口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13:1。

18. 温壶（图 1-10），圆形略扁，有流，假盖，密封。根据足的有无分为两型。A 型：平底无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0:19。B 型：平底附三短足，标本罗泊湾 M2:52。

19. 提筒（图 1-10）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三型。A 型：器身宽广，敛口，小斜肩，弧腹缓收，标本对面山 M53:4。B 型：器身宽广，直口微敛，直筒腹微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1:49。

C 型：器身修长，直口，直筒形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50。



图 1-10：南越国墓出土匏壶、温壶、提筒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0. 钵（碗）（图 1-11），根据底部差别分为四型：

A 型：平底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三个亚型：

Aa 型：直口，器腹圆筒状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上腹直、下腹近底处斜收，标本安等秧 M13:3。II 式：直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07:8。演变趋势：上腹直、下腹近底处斜收→直腹。

Ab 型：直口，器腹窄，腹较深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直口微敞，下腹缓收，标本银山岭 M22:4。II 式：直口微敛，下腹斜收急促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28:3。演变趋势：直口微敞→直口微敛，下腹缓收→下腹斜收急促。

Ac 型：敛口，器腹宽大，小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口内敛甚，上腹鼓出，标本安等秧 M50:8。II 式：口微内敛，上腹圆弧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46。演变趋势：口内敛甚→口微内敛，上腹鼓出→上腹圆弧

B 型：台底，口微敛，器腹较深，标本银山岭 M153:16。C 型：假圈足，底微内凹，子口内敛，器腹宽且浅，标本银山岭 M74:2。D 型：圈足，直口，平折沿，器腹宽且浅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2:2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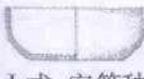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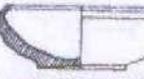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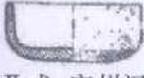
钵（碗）					
A 型			B 型	C 型	D 型
Aa 型	Ab 型	Ac 型			
 I 式 安等秧 M13:3	 I 式 平乐银山岭 M22:4	 I 式 安等秧 M50:8	 平乐银山岭 M153:16	 平乐银山岭 M74:2	
 II 式 广州汉墓 M1007:8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28:3	 II 式 贵县罗泊湾 M2:46			 广州淘金坑 M22:25

图 1-11:南越国墓出土陶钵（碗）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1. 盆（图 1-12），根据底部差别分为三型：

A 型：底附圈足，直腹圆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38。

B 型：平底。根据口沿差别及整体器形分为三个亚型。Ba 型：沿面平整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腹较浅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5:17。II 式：弧腹，腹较深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9:6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，腹较浅→腹较深。Bb 型：沿面下凹，斜直腹，腹较深，标本南越王墓:E14。Bc 型：沿面倾斜，分为两式。I 式：腹微折，腹较浅，标本贺县河东高寨 M4:40。II 式：圆弧腹，腹较深，标本狮雄山 L1:10。演变趋势：腹微折→圆弧腹，腹较浅→腹较

深。

C型：平底内凹，直口，短颈，圆鼓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05:1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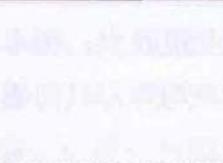
A 型盆	B 型盆			C 型盆
	Ba 型	Bb 型	Bc 型	
	 I 式 广州汉墓 M1065:17		 I 式 河东高寨 M4:40	
 广州汉墓 M1173:38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79:6	 南越王墓:E14	 II 式 狮雄山 L1:10	 广州汉墓 M1005:13

图 1-12：南越国遗存出土陶盆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2. 甑（图 1-13），根据口沿差别及整体器形分为五型：

A 型：斜折沿，大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标本河东高寨 M4:36。II 式：弧腹近直，标本罗泊湾 M2:51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近直。

B 型：斜折沿，弧腹急收为小平底，浅腹，标本南越王墓:E72。

C 型：平折沿，大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标本广州大宝岗 M7:1。II 式：弧腹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1:10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。

D 型：平折沿，器腹较深，小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1:8。II 式：弧腹，标本南越王墓:E3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。

E 型：体型较大，敞口，深腹，标本罗泊湾 M1:32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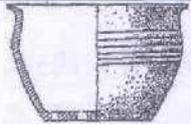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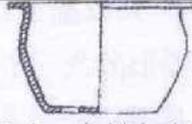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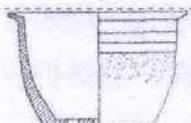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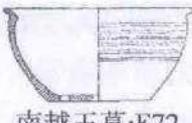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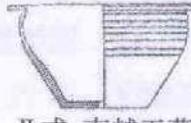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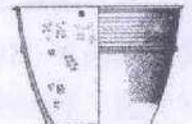
甑				
A 型	B 型	C 型	D 型	E 型
 I 式 河东高寨 M4:36		 I 式 广州大宝岗 M7:1	 I 式 广州淘金坑 M21:8	
 II 式 贵县罗泊湾 M2:51	 南越王墓:E72	 II 式 广州淘金坑 M1:10	 II 式 南越王墓 E3	 贵县罗泊湾 M1:326

图 1-13：南越国墓出土陶甑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3. 釜 (图 1-14), 根据器口差别和整体器形分为四型:

A 型: 口微敞, 粗短颈, 圜底, 标本广州汉墓 M1077:7。

B 型: 盘口, 无颈, 根据耳的有无和器腹差别分为三个亚型。Ba 型: 无耳, 腹较浅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口略盘, 圜底较尖, 标本对面山 M94:8。II 式: 盘口, 圜底平缓, 标本广州汉墓 M1116:64。演变趋势: 口略盘→盘口, 圜底较尖→圜底平缓。Bb 型: 无耳, 腹部圆鼓且较深, 圜底平缓, 标本狮雄山 F2:1。Bc 型: 肩部有两个半环耳, 盘口, 肩腹转折明显, 腹壁近直, 圜底平缓, 标本广州汉墓 M1150:32。

C 型: 大盘口, 圆腹, 平底, 标本曲江马坝 M1:2。

D 型: 敞口, 斜直腹壁, 尖圜底, 标本安等秧 M56: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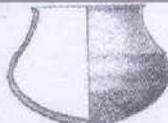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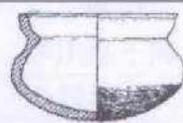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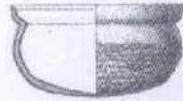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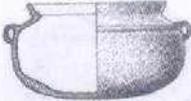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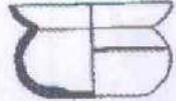
A 型釜	B 型釜			C 型釜	D 型釜
	Ba 型	Bb 型	Bc 型		
 广州汉墓 M1077:7	 I 式 乐昌对面山 M94:8				 武鸣安等秧 M56:2
	 II 式 广州汉墓 M1116:64	 五华狮雄山 F2:1	 广州汉墓 M1150:32	 曲江马坝 M1:2	

图 1-14: 南越国墓出土陶釜型 (比例尺不统一)

24. 杯 (图 1-15), 根据器口及整体器形差别分为四型:

A 型: 敛口, 弧腹, 假圈足, 标本银山岭 M75:1。B 型: 直口, 上腹直, 下腹折收成小平底, 标本银山岭 M129:1。C 型: 敞口, 斜腹下收成小平底, 标本银山岭 M65:4。D 型: 直口, 直腹, 平底, 标本安等秧 M7: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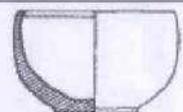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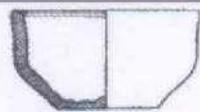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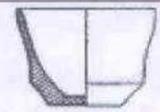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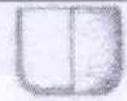
杯			
A 型	B 型	C 型	D 型
 平乐银山岭 M75:1	 平乐银山岭 M129:1	 平乐银山岭 M65:4	 武鸣安等秧 M7:2

图 1-15: 南越国墓出土陶杯 (比例尺不统一)

25. 鼎 (图 1-16), 根据口沿和足部差别分为四型:

A 型: 敛口, 兽蹄足为主, 根据器腹差别分为四个亚型:

Aa 型：器腹宽扁，有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盖顶近平，耳上端高出盖顶，弧腹斜收，浅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56:16。II 式：盖隆起，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，弧腹，浅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52:27。III 式：盖隆起，耳上端低于盖顶，圆鼓腹，腹较深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01:20。演变趋势：盖顶近平→盖隆起，耳上端高出盖顶→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→耳上端低于盖顶，弧腹斜收→弧腹→圆鼓腹，腹渐深。

Ab 型：垂腹，有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盖顶近平，耳上端高出盖顶，腹较浅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57:9。II 式：盖隆起，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，腹较深，标本南越王墓:C15。III 式：盖隆起深，耳上端低于盖顶，深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2:36。演变趋势：盖顶近平→盖隆起，耳上端高出盖顶→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→耳上端低于盖顶，腹部逐渐变深。

Ac 型：球形腹，肩附两耳，三短蹄形足，标本对面山 M106:3。

Ad 型：腹宽扁，腹腔剖面近似长方形，无耳，标本南越王墓:H4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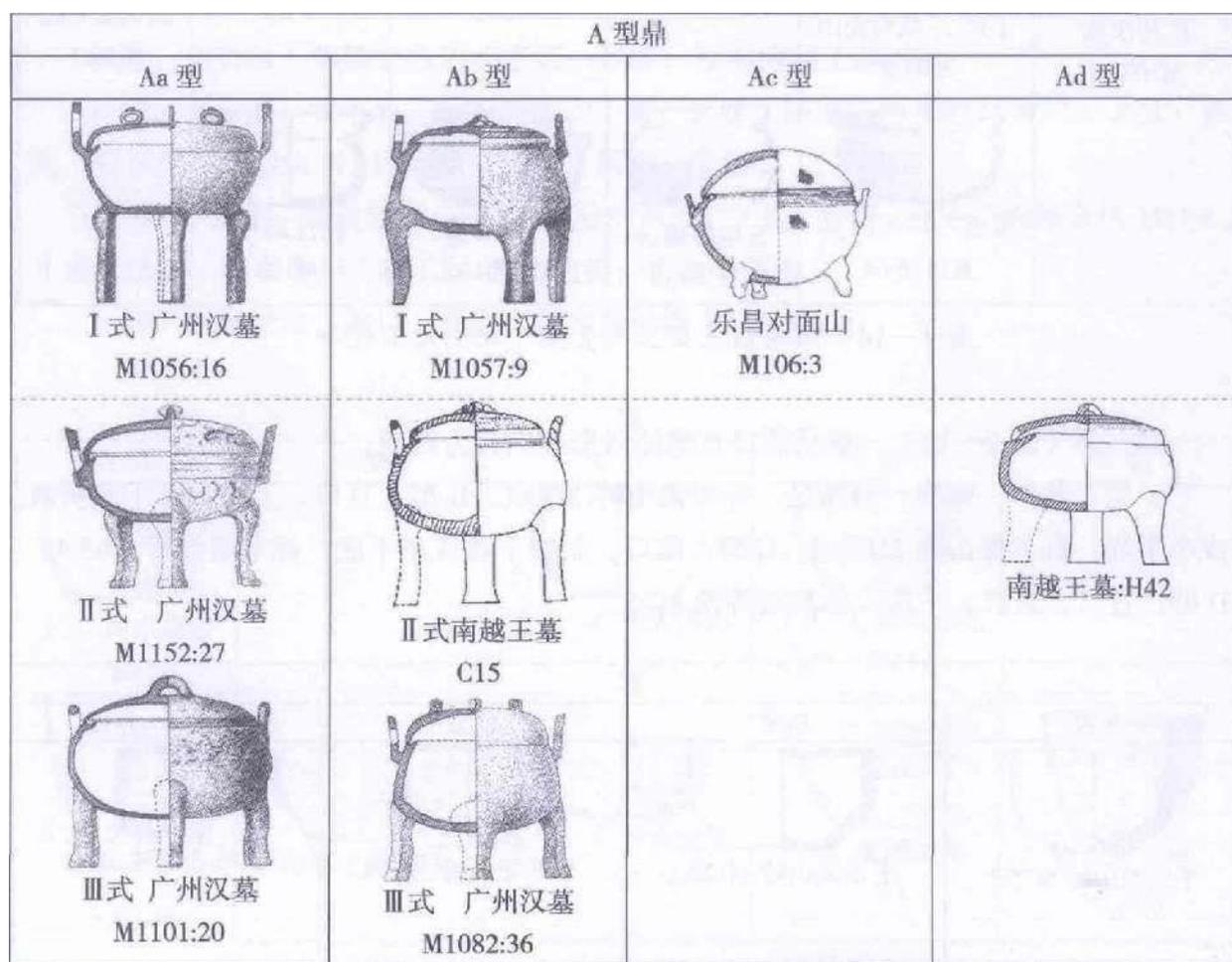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-16A:南越国墓出土陶鼎 (比例尺不统一)

B 型：盘口，扁足或柱足。根据耳的有无和整体器形的不同分为两个亚型。

Ba 型：有耳，器腹宽扁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口略盘，浅腹，标本南越王墓:C11。II 式：盘口，腹较深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5:10。演变趋势：口略盘→盘口，浅腹→腹较深。

Bb 型：无耳，器身似釜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圜底略尖，足内撇，标本银山岭 M15:4。II 式：圜底平缓，足直立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5:7，演变趋势：圜底略尖→圜底平缓，足内撇→足直立。

C 型：敛口，扁柱足，袋状垂腹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盖近平，腹较深，标本南越王墓：C263。II 式：盖隆起，深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9:21。演变趋势：盖近平→盖隆起，腹较深→深腹。

D 型：盘口，锥状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口微敞，锥足较短，标本银山岭 M129:3。II 式：敞口略盘，锥足较高，标本银山岭 M115:6。III 式：盘口，锥足较高，标本银山岭 M33:2。演变趋势：口微敞→敞口略盘→盘口，锥足逐渐增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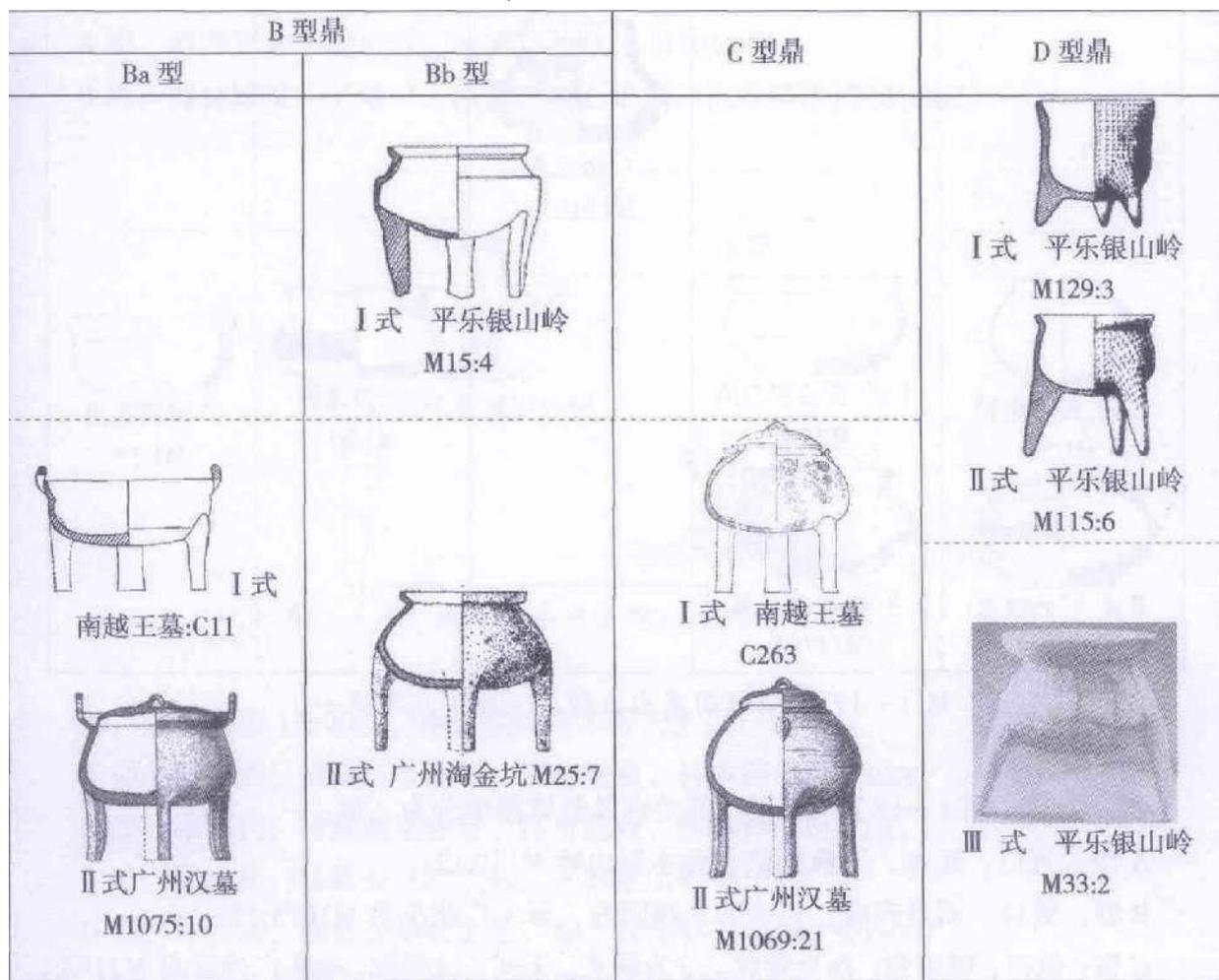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-16B:南越国墓出土陶鼎 (比例尺不统一)

26. 盂 (图 1-17), 根据器口及整体器形的不同分为五型:

A 型: 小直口。分为二式。I 式: 圆腹, 小平底, 标本: 贺县金钟 M1:55。II 式: 折腹, 平底内凹, 标本: 广州汉墓 M1176:7。演变趋势: 圆腹→折腹, 小平底→平底内凹。

B 型: 侈口。分为二式。I 式: 圆弧腹, 下腹斜收为小平底, 标本: 罗泊湾 M2:84。

II 式: 折腹, 平底内凹, 标本广州汉墓 M1176:8。演变趋势: 圆弧腹→折腹, 小平底

→平底内凹。

C型：直口，领较高，折腹或扁圆腹，小平底，标本：广州汉墓 M1103:13。D型：敞口，卷沿，粗短颈微束，垂腹，平底，标本：广州黄花岗 M1:25。E型：口略盘，沿面内折，弧腹，平底，标本：广州黄花岗 M1:2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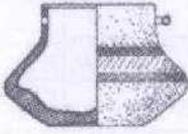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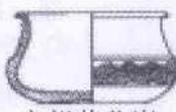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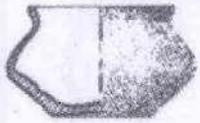
孟				
A 型	B 型	C 型	D 型	E 型
		 <p>广州汉墓 M1103:13</p>		
 <p>I 式 贺县金钟 M1:55</p>	 <p>I 式 贵县罗泊湾 M2:84</p>		 <p>广州黄花岗 M1:25</p>	 <p>广州黄花岗 M1:27</p>
 <p>II 式 广州汉墓 M1176:7</p>	 <p>II 式 广州汉墓 M1176:8</p>			

图 1-17:南越国墓出土陶孟 (比例尺不统一)

27. 釜尊 (图 1-18), 根据口部差别及整体器形分为三型:

A 型: 直口, 短颈, 下腹圆鼓, 标本银山岭 M119:12。

B 型: 敛口, 器身高瘦, 长直颈, 腹圆鼓, 标本广州汉墓 M1075:11。

C 型: 敛口, 粗短颈, 器身矮胖。分为两式。I 式: 腹圆鼓, 标本广州汉墓 M1105:1。

II 式: 扁腹, 标本: 南越王墓:B16。演变趋势: 腹圆鼓→扁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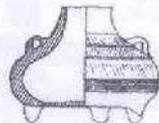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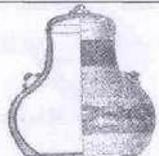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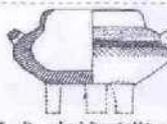
釜尊		
A 型	B 型	C 型
 <p>平乐银山岭 M119:12</p>	 <p>广州汉墓 M1075:11</p>	 <p>I 式 广州汉墓 M1105:1</p>
		 <p>II 式 南越王墓:B16</p>

图 1-18:南越国墓出土陶釜尊 (比例尺不统一)

28. 豆 (图 1-19), 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两型:

A 型: 器身宽扁, 盘较浅, 标本广州汉墓 M1048:62。

B 型: 器身厚重, 子母口, 浅盘, 实心足柄, 标本罗泊湾 M1:36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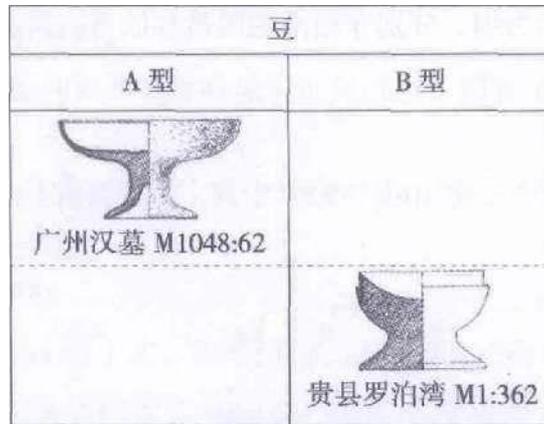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-19:南越国墓出土陶豆 (比例尺不统一)

29. 纺轮 (图 1-20), 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五型:

A 型: 算珠状, 横截面呈菱形, 器身宽扁, 标本狮雄山 F3:39。

B 型: 算珠状, 横截面呈菱形, 器身高瘦, 标本狮雄山 F1:1。

C 型: 算珠状, 横截面呈六边形, 标本银山岭 M104:1。

D 型: 柱饼状, 横截面呈长方形, 标本徐闻县五里镇 T301H8:7。

E 型: 柱饼状, 横截面呈梯形, 标本安等秧 M57: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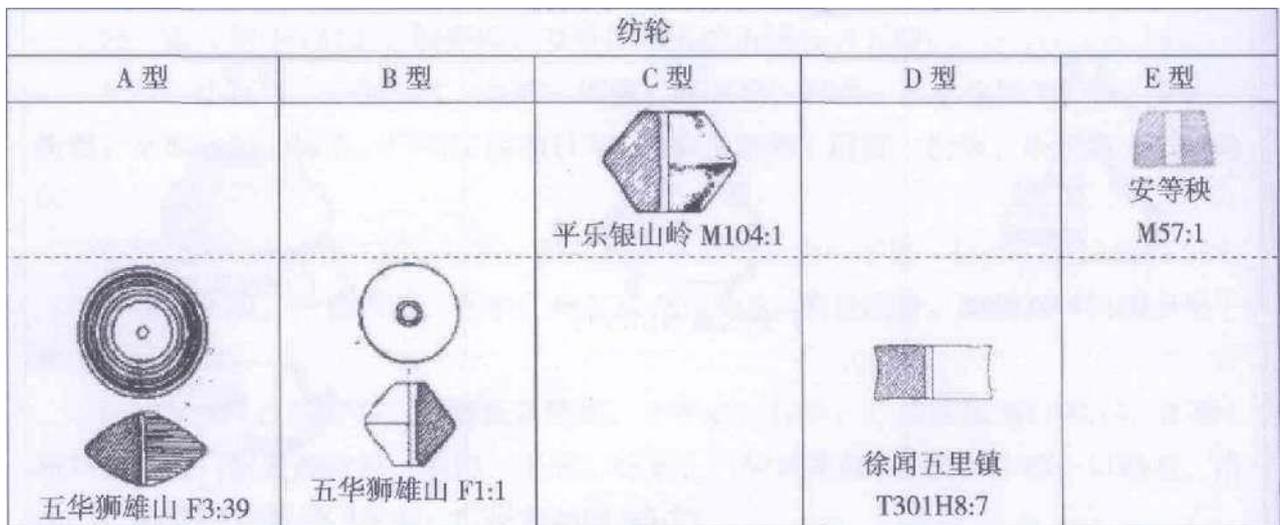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-20 南越国墓出土陶纺轮 (比例尺不统一)

-
- [1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博物馆：《广州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[2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：《平乐银山岭战国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2期。
- [3]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乐昌市博物馆、韶关市博物馆：《广东乐昌对面山东周秦汉墓》，《考古》2000年第6期。
- [4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博物馆：《广州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。本节引用广州墓例均出自该报告。
- [5]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“人”字顶木椁墓》，《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（一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6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广东省博物馆：《西汉南越王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[7]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：《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8]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：《广西武鸣邕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9] [越]黎文兰、范文耿、阮灵编著，梁志明译：《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》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，1982年。
- [10] 韦伟燕：《试论东山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——以越南海防市越溪二号墓为中心》，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，广州中山大学2013年。
- [11]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广州市博物馆：《广州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[12]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：《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[13]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：《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2期。
- [14] 杨式挺、崔勇、邓增魁：《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》，《南方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
- [15] 黄森章：《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》，《穗港汉墓出土文物》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1983年。
- [16]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“人”字顶木椁墓》，《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（一），文物出版社2005年。